

黃海上神奇的降落

· 沈運曾譯 ·

即便最佳條件下，在航母甲板上安全降落亦是頗為困難的事，何況你雙眼還看不見，那更是不可能的事。

那是一九五〇年夏天，對那些隨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緊急派往韓戰戰場的美國官兵，雖為戰力帶來迅速的調整而情勢大好，但卻被飛行甲板上累生的事端，以及不斷上升的傷亡數字所破壞。特別是當時的噴射戰鬥機飛行員們，必須要學習如何從螺旋式機設置之直線甲板(straight-deck)航母上起降。那時期正是它們試驗的階段，在每天必經的許多冒險犯難中，以及最艱苦之作戰時，曾有極少特別勇敢、堅忍而偉大的場面，充分說明航母艦上官兵優異表現，一次最傑出的例子發生於當年九月，那是一位名叫小艾迪·賈克森的海軍少尉飛行員(Ensign Edward D. Jackson Jr.)，他從航母「菲律賓海(Philippine Sea)」上起飛，在漢城(今首爾)附近出任務後重傷之經過事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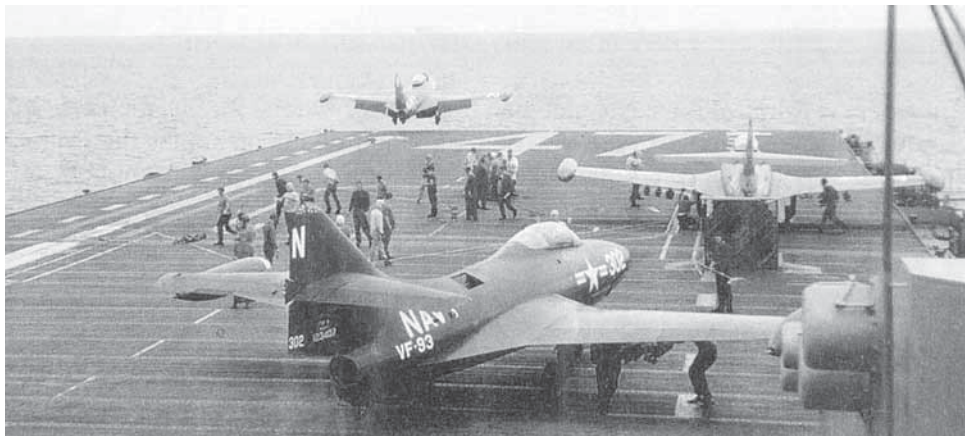
當時廿五歲的賈克森，是美軍

委託「南卡羅萊納大學(Univ. of S. Carolina)」所辦之「海軍學院航空班(Naval Aviation College Program-NACP)」畢業，一名身材雄偉，高六尺，重一九五磅，自幼便是一位運動能手的他，在接受飛行訓練及學習地面課程時，便加入所向無敵、人稱「大熊(Bear)」的海軍少校布揚特(Lt. Cmdr. Paul Bryant)擔任教練之「海軍橄欖球隊(Navy Football Squad)」。高級飛行完成「海盜式(Corsairs)」F4U-4訓練後，小賈被調飛「熊貓式(Bearcats)」F8F-2機隊，最後又被調至海軍航空VF-112中隊，飛行「獵豹式(Panthers)」F9F-2機。

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七日，小賈帶領一架僚機飛往準備炸射北韓首都平壤(Pyongyang)附近的一處機場。駕駛僚機的是剛滿廿二歲的海軍少尉戴爾·克羅(Ensign Dayl E. Crow)，乃是另一名NACP飛行員，剛從高級噴射機訓練班畢業，於一九五〇年一月才加入VF-112中隊，為該隊之「金磚

(Nugget)」——毫無經驗，且在極高成本條件下學習之意。

平壤機場只不過是一處比草地起降稍好之機場，該機場四處亂七八糟地，都是一些被燒毀或凌亂停放的俄



1953年，航母「菲律賓海號」飛行甲板之F9F-2機配屬於海軍航空第VF-93中隊。



賈可森低飛撞上橫跨漢江之鋼纜陷阱。

頃刻間小賈的飛行護目鏡早被擊掉（他沒戴氧氣罩），數不清的塑膠玻璃破片割刺深陷臉龐上，唇鼻及雙眉都已撕裂，左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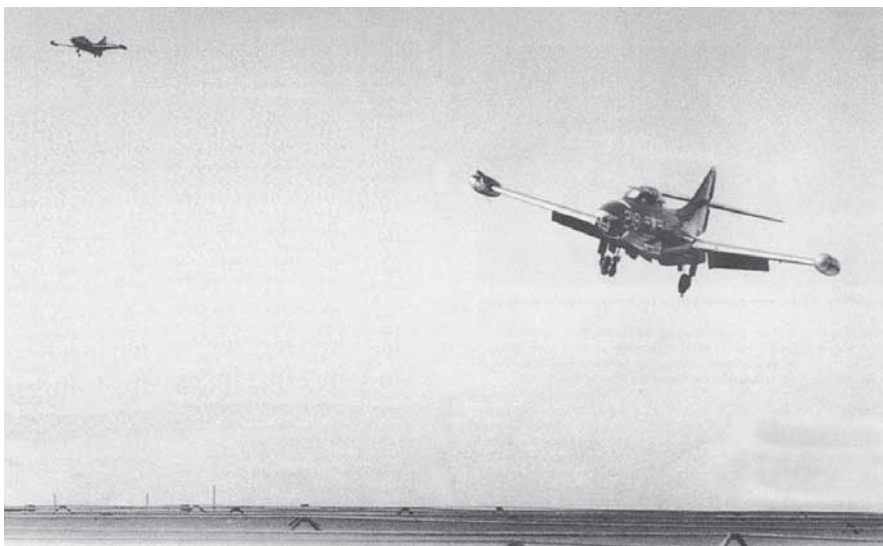
割破傷口幾乎到耳，顴骨外露不成人形，最糟的是他已撞擊到不省人事。仍緊跟在賈克森後方的克羅，一看情況不妙，長機不斷搖晃，克羅心想：「不應該這樣的！他們已經完成掃射任務，還不打道回艦？」他忙著追趕上前，這時小賈應當「油門一推

製飛機。對賈克森和克羅二人而言，此次出擊在回程時還有些收穫，二人沿鐵路線飛向首爾，順便掃射一列火車頭，眼見已起火燃燒，兩架「獵豹式」便從首爾之北郊掠過，開始沿漢江直奔黃海，此時賈可森發現一些目標——無數連接成串的小船，數量約莫七十五艘。正由南向北橫越漢江，因考慮可能是載運難民的，小賈便俯衝到兩百呎高度去探個究竟，在接近船團同時，他便聽見一片輕型武器槍彈齊發的聲音，船團上的許多「乘客」都舉起步槍朝天空射擊，賈克森予以反擊，有些人紛紛跳入水中。

賈飛到最末一批船隻上空時，已低至離船艙板的五十呎高而已，他突然看見在南岸河邊有人探高跪姿舉槍瞄準，小賈決定先不理他，就在這飛逝的一瞬間，他回頭一看，只聽到轟隆一聲巨響，眼前一陣閃光，覺得天旋地轉後，遂進入一片黑暗中，便忘記了一切！

原來賈克森撞上了敵人佈下

的空中陷阱——橫跨在漢江的數條鋼纜，用於對付低空飛機的「曬衣繩（clothesline）」，造成超低空飛行的黑豹式「碰！」地一聲撞上鋼纜，右翼立刻被鋸齒般鋒利的一股股鋼纜纏繞，那瞬間力量造成翼尖的油箱馬上破裂粉碎！再橫掃座艙罩、擋風玻璃及兩側蓋罩隨之不翼而飛！就此一擊，



1950年9月17日，賈克森所駕之F9F-2飛至航母時，僚機克羅從旁護航觀察。

到底！」趕緊爬高的，而克羅只見他的長機後面，如一股流水般的漏油！當克羅與受重傷的長機拉近平飛時，他已看出毛病了，至少右翼尖破裂的油箱正在噴漏，破裂的駕駛艙罩內滿是鮮血。克羅對著他的無線電大喊：「馬力！賈克森，馬力！」

飛機一直顫抖搖擺不定，小賈仍不省人事，差不多過了廿秒鐘左右，很幸運地在出發前，小賈曾將飛機升降舵的安定片撥向後方，因此當機頭下墜時，「獵豹式」即會自動開始爬升。這一突然由下衝改為爬升的衝擊與簸動，使賈克森又甦醒過來，但她仍不辨方向、滿面流血，且伸手不見五指！他鼓足餘勇，集中精神，憑藉著模糊的意識，總算把速度減慢下來，也讓無罩的駕駛艙內風力變小。然後，終於他對克羅瘋狂的無線電呼叫



克羅在韓戰後成為美國海軍「藍天使(Blue Angels)」特技飛行員。

叫道：「看上帝的面上，拜託！戴爾，我眼瞎了！」克羅遏制著驚嚇，緩和地回答他：「別慌！我正飛在你僚機位置。」他明白小賈必須重新控制他自己與飛機現況。首先，他哄勸賈克森不要害怕，隨同他爬升到兩千呎，下一步便是要使這位受傷不輕的飛行員，引導他的飛機對正「菲律賓海號」飛去，他對著無線電說：「好的！艾迪，我帶你回家，請照著我的話去做，稍向右偏一點兒，輕輕地！」

當克羅和賈克森飛進黃海時，一



發現賈克森飛機的「降落信號官」萊斯。

開始有所反應。克羅一直不斷向賈克森呼叫，並逐一告知其飛機損壞情況，並促他與自己比翼平飛，直到他聽到賈克森喊

VF-112中隊」隊長巴茲海軍少校(Lt. Cmdr. John L. Butts)，已然在無線電中監聽到二人的對話，這時他孱弱但熟悉的聲音插進來，他說：「孩子們，回艦磁航向為二二〇。」

克羅引領著賈克森對準航向，但此刻這位瞎眼的飛行員，仍一會兒清醒，一會兒不省人事的狀態。每當他快要昏厥過去時，他隊友鼓勵的聲音魚貫地進來：「加馬力！艾迪，拉起來！」，所幸他能夠保持清醒地熬下去。

賈克森壓根兒沒有任何彈跳逃生的念頭，原因在一次夏威夷外海上空彈射時（為該型機的首次彈射），他

的座椅機械發生故障，幾乎送掉他的小命。因其座椅與駕駛艙地板連接鎖扣失靈，座椅順著垂直鋼管上升不止，硬將他緊握駕駛桿的雙手拉脫，弄得他一半身子在內，一半身子在機外。後來，經小賈一再搬弄，總算在混亂中把座椅弄低，平安飛回岸上降落，現在回想仍心有餘悸。至於眼前的情況，他明白即便這次座椅彈射完美無缺，他也缺乏在水中逃生的能耐了。

當這一對難兄難弟終於飛近「菲律賓海號」航母的起落航線之際，無線電波道中，又插進另一宏亮的聲音：「保持與對話，繼續講！戴爾。」那是二人頂頭上司——分隊長哈古德海軍上尉(Ut. Douglas R. Hagood)。

在他們降落過程中，克羅像哄小孩子般說道：「輕輕地！你把起落架與尾鉤(tail hook)放下，你做得好極了！」克羅一直把賈克森帶領到對正甲板的頂飛邊，此時航母的飛行甲板早已盡量清空，艦上停放之飛機都已推擠到艦首前端，準備工作皆已就定位，攔截網也完成布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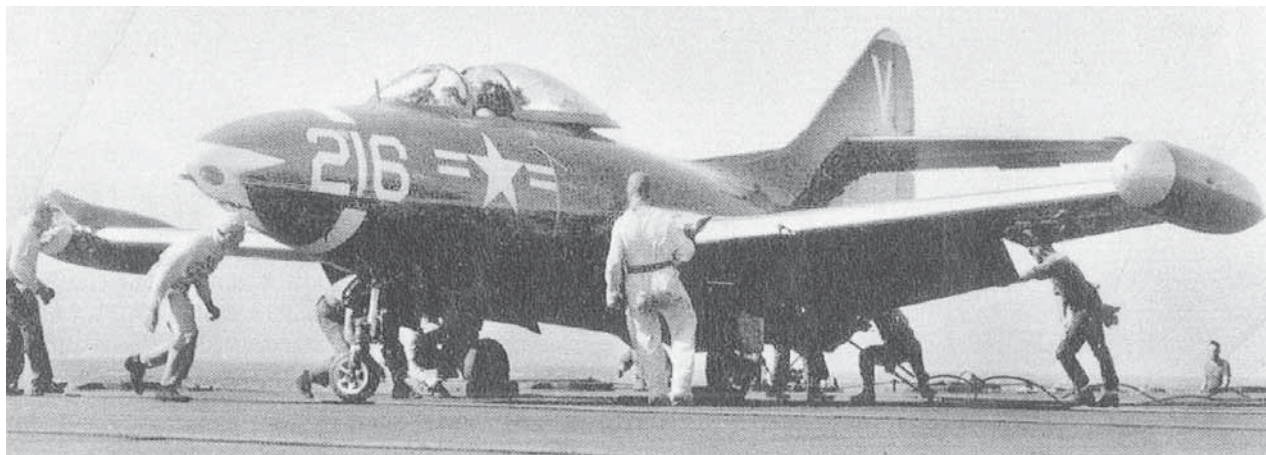
克羅再次向小賈做最後的通話：「現在放下襟翼，放！」對一名重傷的飛行員而言，這一切只能憑藉他的感覺和往常的慣例了。突然，克羅不禁鬆了一口氣，因他聽見另一個呼喊

的聲音：「艾迪，我是萊斯！艾迪，我已看見你了！」原來是航母艦上的「降落信號官(Landing Signal Officer—LSO)」萊斯·布魯斯托海軍中尉(Ut. J.G.L. Les Brunste)，他正手舞兩柄槳扇，攀栖在飛行甲板左舷後部，那凌空矗立的狹窄平臺上，用兩扇轉側高低，比照進場飛機狀態，給下滑中的飛行員做目視參考，引導其正常準確進場致觸地為止。因之，一名LSO的判斷及手勢，飛行員是絕對相信且依賴的。但今天，不論甚麼槳扇或手勢，小賈是完全看不見的。

「艾迪，這是LSO」，布魯斯托在無線電中呼道：「不要回答我，只要聽，放輕鬆些！」他用鼓舞取代槳扇的指揮。賈克森這時不論傷勢多麼嚴重，尚有餘力聽從其引導，但他更需要的是對自己飛行技術的信心，以及用感覺在駕駛艙內操縱的優異本能。

克羅仍在上空繞飛並注視著，默禱小賈的降落能夠圓滿成功。因為克羅的飛機油量已不足六百磅了，僅夠一次進場降落，連重飛都辦不到，除非緊急在海面上降落。

賈克森只聽到布魯斯托說：「你太快了，慢一點兒！」他的聲音好似一股電流般通過小賈的肌肉，他立即將空速減低；又說：「你進場的角度



雙眼失明的賈克森降落後，航母「菲律賓海號」上的急救人員奔向F9F-2機。



一名艦上急救人員正欲助賈克森離開駕駛艙。

高了，終於聽到「關，關死油門！」他趕忙將駕駛桿一拉到底，拚命兩腳互踏，搖擺尾舵，似乎感覺制動鈎已抓住一條鋼纜，「獵豹式」在一陣搖晃後，終於停了下來，小賈安全的落地了。

小賈進場確實稍高，同時不再中心線上，襟翼也僅放下來一邊，另一邊已被擊壞。當他的尾鈎抓到五號鋼纜後，航母上的急救人員及航空醫官等人，立刻蜂擁上前，並將其救離駕駛艙。賈克森還堅持說：「我能走！」但他尚未邁出第一步，便昏厥過去了！於是他被抬上擔架，急忙送往「病號艙(sick bay)」去。

賈克森降落後，立刻輪到克羅降落返航，他的尾鈎抓住第三號鋼纜時，發動機也跟著熄火，因為飛機油箱內已經一滴油都不剩，場面真是驚險！

在縫了卅六針和緊急輸血後，小賈在「病號艙」躺了數天，雖然他失血過多，曾接近致命關頭，再加上顏面受傷嚴重，整個左臉頰的疤痕因此伴隨一生，卻也奇蹟似的存活，但更奇蹟的是他任何一隻眼睛都無永久性

之損傷，且在住院沒幾天便能重新站立起來。其座機亦然，正處於短缺適航噴射戰鬥機之際，該重創之「獵豹式」不到一週的時間，在修復後又被推上甲板的停機線，同時，賈克森也傷癒歸隊。

賈克森傑出的盲視航母降落紀錄及過程等歷史性之珍貴照片，竟未獲任何媒體關注，其最大的原因乃是當時全球的新聞，尤其是戰地新聞，大都集中於九月十五日的仁川登陸之報導：「北韓正被迫而慌忙敗退，完全扭轉了！」戰地記者們一條條報導都是陸上最前線發回的新聞，鮮少海軍部隊的新聞。對於航母參加戰鬥的報導，直到次年的名記者米契勒(James Michener)到訪海上之後。

在一九五二年十月號的美國「老爺(Esquire)」雜誌內一篇文章中，賈克森在航母上奇蹟般的盲視降落，才得到一點關注。然而卻又被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廿九日「星期六晚報(Saturday Evening Post)」上，由海軍中校白恩斯(Cmdr. Harry A. Burns)所撰一文，奪去了大部分光采。在該篇「盲目飛行員的故事(The case of the Blind Pilot)」中，白氏敘述海軍航空VF-194中隊，兩架螺旋槳戰鬥機「天襲式(Skyraider)」AD-4的飛行員們

大陸，拉平一點兒！」，小賈也遵照辦理。

「現在你的位置正好！」布魯斯托平靜地說；但又急忙加上：「但高了些，也太靠右！」賈克森不斷調整自己的飛行姿態。

接下來是一陣可怕的沉默，沉默得太久，讓小賈懷疑自己進場是否過

——司切特海軍少尉(Ensign Kenneth A. Schechter)與柴耶爾海軍中尉(Lt. J.C. Howard Thayer)，在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戲劇性故事的經歷。

那是一次攻擊元山(Wonsan)火車站任務，司切特少尉的駕艙被高砲擊破，與他在「佛及谷(Valley Forge)」航母上同寢室的密友柴耶爾中尉，立即接過領隊職務，安慰並引領著雙眼失明、血流滿面的密友飛離敵陣，幸在友軍之一處廢棄機場上，以機腹著陸的方式迫降。

此一傳奇故事，後於一九五四年好萊塢根據白恩斯文章，以及記者米契勒的一些相關報導，竟編製出一部名叫「戰鬥姑娘的勇士們(The Man of the Fighting Lady)」的影片。

但不足為怪的是，片中已將缺乏魅力的螺旋槳AD型機，改換成噴射式F9F型機，而且將盲視降落之廢棄機場，改搬到一艘航母的飛行甲板上。不過，製片人仍保留真實故事中角色的姓名，聘請好萊塢名演員范強生(Van Johnson)與迪威·馬丁(Dewey Martin)分別扮演柴耶爾和司切特。

兩位螺旋槳「天襲式」機飛行員，以及該緊急事件有關之其他人員，當然值得報導中所述的每一句讚揚與褒獎。司切特後來有一隻眼睛重獲視



急救人員將賈克森從F9F-2機上抬下，其臉部受傷共縫了36針。

力，並於一九九五年的一次隆重典禮上，獲頒「傑出飛行十字勳章(Distinguished Flying Cross)」，柴耶爾則於一九六一年，因試圖救助另一名飛行員而殉職，於二〇〇九年亦追贈「DEC勳章」。

現在我們回頭再看看本文主角艾迪·賈克森，當他觀賞完「戰鬥姑娘的勇士們」一片時，清楚這是描述他與克羅的真實情節，卻被虛擬人物仿冒，但他可以理解及原諒。直到二〇一〇年九月，賈克森以八十五歲高齡辭世為止，只有老天爺知道，無論是他或克羅，都從未接受到對他倆與死亡挑戰之冒現行為的任何正式承認或表揚，吾人能不為之一嘆！